

2012 年 12 月

语言文字应用  
Applied Linguistics

Dec. 2012

# 十年间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发展变化\*

——基于香港理工大学的十年考试数据

祝新华<sup>1</sup> 陈瑞端<sup>1</sup> 温红博<sup>2</sup>

(1.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 北京 100875)

[摘要] 本文以 1999 ~ 2008 年度香港理工大学参加 PSK 测试的考生为研究样本, 分析大学生十年间的普通话基础知识、聆听、朗读、说话以及整体表现等方面的变化。研究发现, 大学生普通话水平呈持续进步趋势; 以说话表现最好, 聆听次之, 朗读和拼音居中, 最差的为普通话基础知识; 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设计普通话课程、教学法时要注意学生语言知识的学习与实际语言功能的发挥, 做到相互平衡。

[关键词] 香港; 大学生; 普通话水平; 十年变化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12) 增-0058-09

## 一 相关文献述评

香港普通话教育由民间的兴趣班, 发展到成为中小学课程的独立科目, 前后经历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 发展进程比较缓慢(陈瑞端, 2011)。1988 年香港教育署颁布《中学普通话科暂定课程纲要》, 在中一至中三开设普通话课程(香港教育署课程发展处, 1997)。1998 年, 普通话成为香港所有中小学课程的核心科目, 在小一、中一和中四开始实施, 并逐步推行。1998 年及以后入学的所有学生,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普通话, 直到初中三年级, 接受一共 9 年的普通话教学。如果继续选修在中四、中五提供的普通话会考课程, 那么, 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前会连续学习 11 年的普通话。这为香港学生普通话的学习及能力提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陈瑞端、祝新华等, 2010)。

[作者简介] 祝新华,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文课程、教学与评估及教师专业发展; 陈瑞端,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语文教学与评估、词汇学、双语沟通、社会语言学等; 温红博,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统计与测量研究所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学习心理与教育测量。

\* 本文为香港理工大学提供经费立项的“大学生普通话水平分析及对新三三四学制中文课程设计的启发”(G-YJ37) 的研究成果之一。研究人员张丽娜女士为本项目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工作, 鄢嫵妮小姐参与部分环节的讨论。此外, 中文及双语学系测试组的同事提供了很多支持。谨一并致谢!

2000年普通话科成为香港会考科目之一。大学生普通话学习基础,可从会考成绩初步了解到(香港考试及评核局,2011a,2011b)。从2000~2010年,十年来香港中学会考的普通话科成绩一直都保持较为稳定的趋势,总体成绩向好,E级以上的同学均超过70%。客观上讲,这一考试主要采用常模参照评分,不同年度的各等级比例较为稳定。此外,普通话能力较强的同学,才会在会考中选考普通话科,因此,考生的整体普通话水平较好。随着2009—2010学年开始在中四推行新高中课程,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于2010年为学校考生举办最后一届中学会考,并于2011年为自修生举办最后一届中学会考,2011年报考的学生包括了相当数量成绩较差的重考生,导致整体表现也较差。但总体上讲,中学的普通话教学为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一) 大学普通话课程的发展

香港大学与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几乎同步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就有大学开设普通话的选修课程,如香港大学语文研习所在1975年开设了普通话初高级课程,课程测试由会话、聆听、朗读和听写等四个部分构成,各占25%(刘泰和,1988)。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香港各大专院校基本上都设有普通话选修课程,有些大学专业课程更将普通话列为必修科,例如香港理工大学早在1976年就将普通话科列为翻译学高级文凭课程的必修科,香港大学于1992年将普通话科列为教育学士(中文主修)和语文教育学士(中文主修)的必修课程等(何国祥,1997)。

20世纪90年代后期,香港大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热潮开始出现。特别是在1997年回归之后,从事中国贸易已成为90年代大学毕业生一条热门出路,越来越多的香港大学毕业生北上就业,香港大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热情促进了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教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普通话逐步成为香港日常工作用语之一(宋欣桥,2007),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样推动香港普通话教学的发展。为了适应这种社会趋势和潮流,香港的大学越来越重视大学生的普通话教学。

### (二) 大学内测试组织的建立

随着普通话教学的发展,普通话水平测试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香港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历史最悠久的当属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从1988年开始推出的“普通话水平测试”(香港教育署课程发展处,1997)。香港最具认受性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在教育界得到普遍支持,PSC的考试成绩,成为香港普通话教师资格的组成部分。该测试最先在香港大学设立考点,其后其他大学也纷纷设立普通话教学或测试中心,这些中心较好地发挥了普通话培训、测试等方面的功能。

为配合香港普通话学习和评核的需要,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1995年专设测试组,开展普通话及中国语文水平评估的研究及发展工作。从1995年开始研发的“香港普通话水平考试(PSK)”除考核朗读说话能力外,还包括了聆听测试,而总成绩则从两个“入门等级”开始,其上与PSC的三级六等接轨,有机地结合了国家语委测试的优点与香港的地区特色。在2000年国家语委的专家审定中,被认为与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结果等同(陈章太,2000)。此外,理大测试组也开展了中学生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推出小学生普通话水平考试(陈瑞端、祝新华等,2010、2011)。在中国语文评估领域为2000余名香港教师开设教师专业发展短期课程,同时就口语交际、阅读和综合能力开展“促进学习的评估”研究,结合语文学科开展课程评价,在六年间获得政府和其他教育基金约1000万港元的经费支持,相关成果获大学的卓越表现/成就奖、突出专业服务与创新奖及卓越知识转移奖。

### (三) 香港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发展

与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热情相呼应,香港同时出现了不少有关普通话教学与能力分析的研究文章;但是,这些研究分析的涵盖范围并不全面。香港中小学推普,由于政府介入,出现不少的研究报告、推行方案、实践指引、培训计划,等等。相反,大专推普则乏善可陈(郑定欧,1995)。此外,香港普通话研究较多集中在学生的普通话偏误表现上(张励妍,2003;何国祥,2005;韩玉华,2007;罗瑛,2008)。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教学实验和语料分析(余京辉,2007)的角度展开,从发展角度考查一段时期学生普通话水平趋势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

这方面,林建平(1999)通过对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四次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估研究发现:(1)30%的学生表示聆听有困难。(2)部分学生表示,朗读短文及对话时不太流畅,认为仍需加强朗读训练。(3)70%的学生认为自己说话时表达得不够清晰,约30%的学生表示运用普通话进行言语交际时缺乏信心。(4)有55%的学生表示拼音较难掌握,学生视读拼音的表现比听辨拼音高。

根据以上回顾,可得出以下结论:(1)香港各所大学普通话课程(必修和选修)的设置和各普通话测试中心的成立,是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教育不断发展的有力见证。(2)香港普通话研究较多集中于分析中小学生的普通话偏误表现,对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研究相对较少,考证大学生普通话水平发展趋势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研究的开展正是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 二 研究设计

本研究关注过去十年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的变化情况,通过在香港理工大学实际测试描述香港的大学生普通话水平发展的轨迹。

### (一) 测试工具

采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开发的普通话水平考试(PSK)作为测试工具。其题型如下:听力:选择、简答;普通话基础(判断):语法判断、名量搭配、词语判断、同音字判断、汉字/拼音、拼音/汉字;朗读:单音节字词、双音节词语、短文;说话:回答问题及情境说话、自由表达。

### (二) 研究样本

采用的样本是1999~2008年度参加PSK的香港理工大学学生(被试共10383人,见图1)。PSK于1999—2000学年开始实施,开始由学生自由报考;2005—2006学年及以后,就读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必须在毕业前应考。

### (三) 研究方法

以年度考试数据为单位,分析学生普通话基础、聆听、说话以及整体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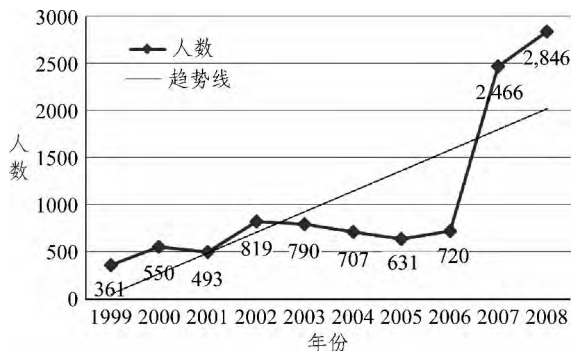


图1 十年PSK考生人数变化

## 三 结果与分析

自1999年PSK正式测试以来,累计测试人数10383人,其中女生6067人,占总人数的58.4%,男生4316,占总人数的41.6%。

十年间 PSK 的考生人数逐年上升,从 1999 年的 361 人,增至 2008 年的 2846 人。2002 年参加考试人数的突然上升,原因可能是教育署(现称教育局)在 1997 年列普通话为中学必修课程(香港课程发展议会,1997),到 2002 年,已经有一届大学生在中学接受过一定时数的普通话课程训练。而 2007 年考生人数的突然上升,则主要由于大学将 PSK 确定为离校考试之一,成为大部分学生的必考科目。

### (一) 十年整体水平特点

1. 总分表现。PSK 十年的考试总分(等值后)的平均得分为 274 分(满分 500 分),标准偏差为 67.06,最高分为 478 分,最低分为 37 分,峰度为 0.37,偏度为 0.17,基本呈现正态分布。从总分的人数分布看,虽然 PSK 属于标准参照测验,但仍呈现出明显的常模参照测验的正态分布状态(参见图 2)。这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不管怎样表示成绩,所有的测验都内含常模参照系(安妮·安娜斯塔西·苏珊娜·厄比纳,2001)。这个结果存在一个潜在的解释,大学生普通话能力像人所具有的大多数能力一样呈正态分布。同时总体分布也表明 PSK 具有较好的效度,能够较为准确地测试出香港考生的普通话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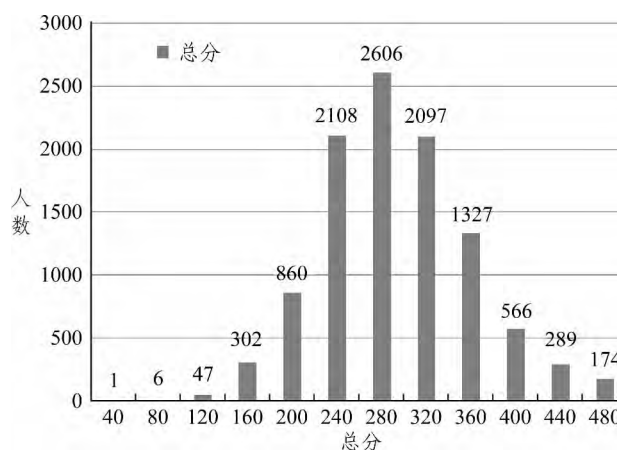


图2 十年总分人数分布

2. 年度考试结果变化。数据表明,1999~2005年参加 PSK 的考生普通话水平呈现走高趋势,2006~2008年稍有回落,不过十年间整体的趋势线是向上的(图3)。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十年间普通话成绩有显著性的差异:  $F(9, 10373) = 32.18^{***}$ ,  $p < 0.001$ 。同时,事后检验表明,十年的普通话水平明显表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趋势:1999年的普通话水平最低,平均成绩显著低于其他年份;其次是2000年,显著高于1999年,但低于其他年份;接着是2001年和2002年成绩又一次显著提高。2003年平均成绩继续显著提高,2004年和2005年的平均成绩达到最高程度,显著地高于其他年份。2006年成绩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显著低于2004年和2005年的平均成绩,但与2003年成绩没有差异。即2003~2006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马鞍形发展形态。2007年和2008年的平均成绩则进一步下降,显著低于2006年的平均成绩。2007和2008年考生成绩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香港理工大学将 PSK 确定为离校考试之一,考生人数急剧增加,导致了整体学生与自由报考学生之间在 PSK 的成绩上出现了这一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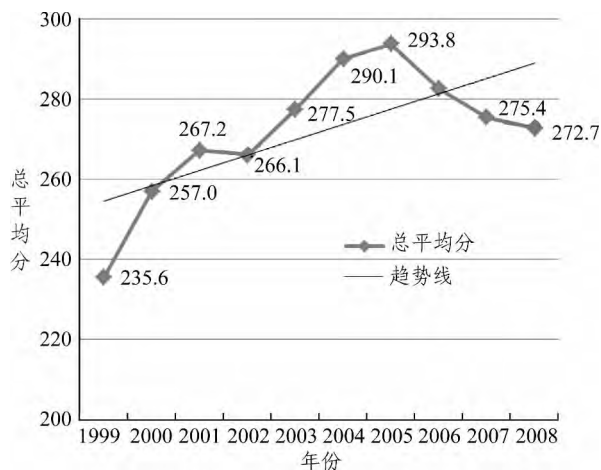


图3 十年总平均分的变化

### 3. 不同时期分段表现特点

为了更为简洁地说明十年之间这些学生普通话水平的发展状况,我们根据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发展历程将十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始阶段,1999~2000年度;而2007~2008是PSK成为离校毕业考试前的两个年度,因此单独列为最后的第四阶段;中间的六年平均分为两段:2001~2003年度为第二阶段;2004~2006年度为第三阶段。关于十年之间差异的分析我们将以四个阶段之间的比较为主进行讨论。四个阶段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四阶段总成绩基本分布(满分500)

阶段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1999~2000年	911	248.55	77.36
2001~2003年	2102	270.61	60.05
2004~2006年	2058	288.61	61.09
2007~2008年	5312	273.99	68.51
总计	10383	273.97	67.06

而四个阶段的考试成绩之间也有显著性的差异 [ $F(9, 10373) = 79.91^{***}, p < 0.001$ ]。

事后检验显示,学生四个阶段的总成绩分布于3个水平,除第四阶段平均成绩稍稍拉回之外,其余阶段的平均成绩都呈明显递增的趋势:第一阶段成绩最低,处于第一水平;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学生成绩水平并无显著性差异,同属于第二水平分布;第三阶段成绩最高,处于第三水平。

总之,无论是从每学年来看,还是从四个阶段来看,学生的普通话水平都呈逐渐走高趋势,但都是到2007~2008年度(第四阶段)有稍稍回落的现象,原因可能是:2007年度之前,学生都是自愿报名参加PSK,通常自认为普通话水平较好的同学更倾向于自愿报名参加考试,而2007~2008年度,PSK成为毕业生的离校考试,报名方式为非自愿,参加考试人数大幅增加,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有可能拉低平均成绩,导致2007~2008年度(第四阶段)的成绩回落。但同时,经过几年的普通话教育发展,学生整体的普通话水平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此尽管2007~2008年考生人数大幅增加,成绩有所回落,但总体水平仍高于1999~2002年度,达到了第二阶段的自由报考学生的平均成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香港大学生普通话水平有了整体提高。

#### (二) 十年间不同范畴能力的发展

1. 聆听水平的发展。十年聆听范畴的平均分为28.70,标准偏差8.78,偏度-0.12,峰度-0.48,说明香港大学生的整体普通话聆听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十年来学生的聆听水平起伏较小,保持稳定向上发展的态势(见图4)。对十年的聆听成绩进行事后检验得知,学生十年来的聆听表现可以分为4个水平:2000和2003年居于第一水平,成绩最差;1999、2002和2004年同处第二水平;2001、2006、2007~2008年分布于第三水平;2005年为第四水平,成绩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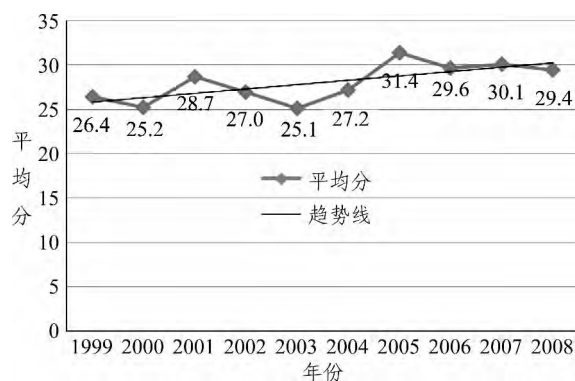


图4 十年聆听平均分的变化

学生聆听成绩在四个阶段逐年提升(见表2平均分),事后检验得知,四个阶段的聆听成绩可按照顺序排列,分为3个水平,其中第一阶段处于第一水平,第二阶段处于第二水平,第三和第四阶段同属于第三水平,意即尽管第四阶段考生人数大幅增加,但聆听成绩仍比其他阶段要高,并未像总分一样,被许多水平参差不齐的考生拉低了平均成绩。这正说明学生整体普通话聆听水平较高,表现非常稳定,即使水平差异较大的学生群体增加,其整体在普通话聆听水平上的表现也未受影响。

表2 聆听四个阶段成绩分布(满分50)

阶段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1999~2000年	911	25.69	9.34
2001~2003年	2102	26.71	8.66
2004~2006年	2058	29.35	7.93
2007~2008年	5312	29.71	8.79
总计	10383	28.68	8.78

2. 普通话基础(判断)。普通话基础(判断)范畴的十年平均分为21.30,标准偏差是8.11,偏度是1.02,峰度是1.39,呈较为明显的正偏态分布,说明处于低分段的人数分布较多,学生对普通话规范的掌握,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十年来学生普通话基础(判断)范畴的最高平均得分是2002年,为23.56分,最低得分是2001年,为18.49分。1999~2008年,普通话基础(判断)表现不太稳定,大部分属于一年高一年低的状态,但整体也呈现进步的趋势,不过进步的幅度较小(见图5、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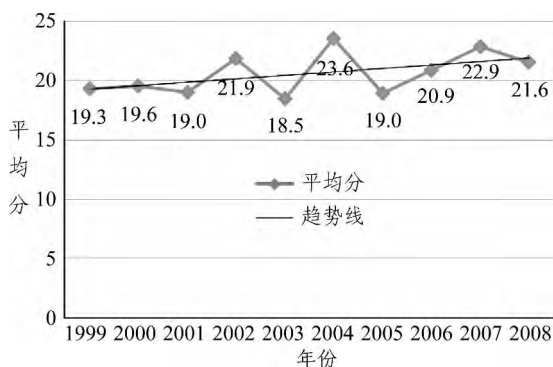


表3 普通话基础(判断)四个阶段成绩分布(满分50)

阶段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1999~2000年	911	19.47	7.40
2001~2003年	2102	19.94	6.90
2004~2006年	2058	21.22	7.23
2007~2008年	5312	22.18	8.84
总计	10383	21.30	8.11

图5 十年普通话基础(判断)平均分的变化

事后检验可知,1999、2000、2001、2003和2005在第一水平上,2002和2006、2008在第二水平上,2004与2007的普通话基础(判断)成绩在第三水平上,成绩最好。尽管2007~2008年参考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学生普通话基础(判断)的水平仍比第一水平上的成绩要高,这也从侧面说明十年来学生的语言规范水平是有进步的。

通过四个阶段的普通话基础(判断)成绩走势分析,更容易看出学生十年间普通话基础(判断)水平的进步(见表3)。对四个阶段的普通话基础(判断)成绩进行事后检验发现,第一和第二阶段处于第一水平,差异较小,第三阶段处于第二水平,第四阶段处于第三水平。四个阶段的成绩水平按顺序排列,显示出学生的普通话基础(判断)水平是逐个阶段不断上升的,不过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说明学生在第二阶段内进步较小。

3. 朗读水平。十年来学生朗读范畴的平均得分为100.10,标准偏差为33.90,峰度为0.39,偏度为-0.11,呈现略微的正偏态分布,说明学生的整体朗读水平偏低。具体地看,学生

朗读能力表现不太稳定 2002、2004、2006 和 2007 年有些反复。事后检验也反映出同样现象：十年来的朗读成绩几乎平均分布在 5 个水平上，而且每个水平上的年度分布也没有特别的规律(见表 6)。因此可看成是伴随当年学生朗读水平的一种随机分布；这说明十年间学生朗读成绩虽然整体趋势向上，但相比其他范畴，趋势并不明显。原因可能是香港学生日常生活语言以粤方言为主，朗读涉及到语音、儿化、变调、轻声等各种复杂情况，还要考虑到语气语调、停顿连读等，因此香港学生整体的朗读水平问题较多(刘文采，2011)，发挥具有不稳定性，学校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普通话朗读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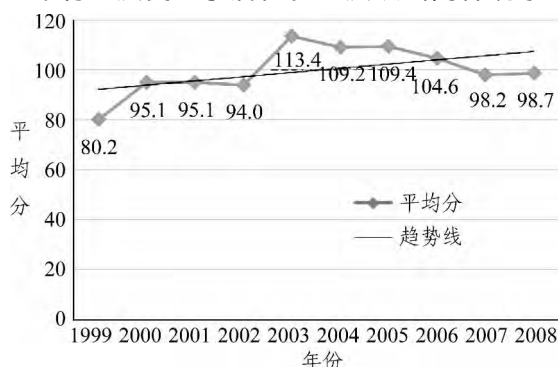


图 6 十年朗读平均分的变化

若根据四个阶段来看，学生第一到第三阶段的成绩都是逐步提高的，到第四阶段之后，成绩倒退到第二阶段之前，估计也是受到 2007~2008 年参加考试人数急剧增多的影响。(见表 4)

表 4 朗读四个阶段成绩分布(满分 200)

四个阶段的朗读成绩事后检验发现，学生的朗读成绩分布于 4 个水平内：第一阶段处于第一水平，第四阶段处于第二水平，第二阶段处于第三水平，第三阶段处于第四水平。可见学生第三阶段朗读成绩最好，第四阶段的朗读成绩有大幅倒退，这也从侧面说明：从较大范围来看，学生的朗读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

阶段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1999~2000 年	911	89.23	37.76
2001~2003 年	2102	101.55	33.25
2004~2006 年	2058	107.65	31.46
2007~2008 年	5312	98.43	33.70
总计	10383	100.08	33.90

4. 说话水平。学生说话的平均得分为 124，标准偏差为 23.83，这说明学生说话的整体水平表现较好。

学生十年来说话的表现稍欠稳定，偶尔会倒退一些，但整体趋势也还是向上的(图 7)。事后检验可看出，学生十年的说话成绩分布在 7 个水平上，有 4 个年度(2001、2002、2007、2008)的说话成绩集中在第四水平上，并且其他年度几乎是按照年度的顺序排列，例如 1999 年度处于第一水平，2000 年度处于第二水平，2003 年度处于第三水平，2004 年度处于第六水平，2005 年度处于第七水平，其中只有 2006 年度回到第五水平。这个成绩分布说明学生十年来的说话成绩是不断有进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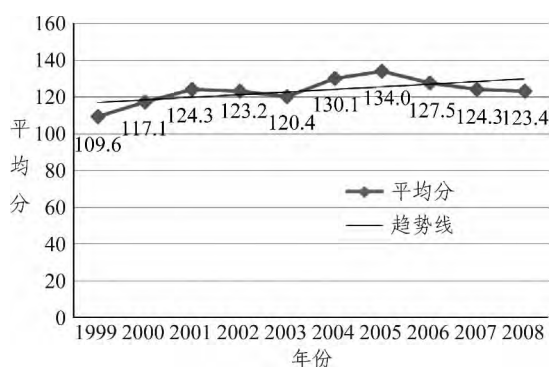


图 7 十年说话平均分的变化

若根据四个阶段来看，学生第一到第三阶段的成绩进步都非常明显，到第四阶段之后，成绩有所倒退(见下页表 5)。事后检验也表明，学生的说话成绩分布于 3 个水平内：第一阶段为第一水平；第二、四阶段处于第二水平；第三阶段处于第三水平。与朗读成绩相同的是，学生都

是第一阶段的成绩最差,第三阶段成绩最好。不过与朗读表现不同的是,学生第四阶段的说话成绩退步幅度比朗读小,仅倒退到与第二阶段水平并列的程度。第四阶段成绩倒退的原因,估计和前面所分析的其他几个范畴一样,是受到应考人数增加的影响。

概括而言,从十年的平均分得分率来看,大学生以说话的表现最好,聆听次之,朗读和拼音居中,最差的为普通话基础知识

(判断)。普通话基础(判断)范畴表现最差,可能与这次取样的大部分学生在大学入学前没有接受过普通话课程的系统训练(大学生普通话学习时间十分有限),以及这部分与实际普通话运用存在较大差距有关。说话及聆听水平较高,其原因是这部分内容应用性较强,强调信息的接收与表达,受语音等细节限制相对较少。由于学生日常运用普通话的机会不多,主要靠有限的课堂接触,学生普通话语言材料输入严重不足,这限制了学生普通话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表5 说话范畴四个阶段成绩分布(满分200)

阶段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1999~2000年	911	114.16	28.94
2001~2003年	2102	122.42	20.28
2004~2006年	2058	130.39	22.36
2007~2008年	5312	123.82	24.01
总计	10383	123.99	23.83

#### 四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总体来说,十年间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呈进步趋势。按四个阶段的情况来看,前三个阶段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第四个阶段由于考生人数大幅增加,平均成绩稍有回落。(2)从普通话五个范畴的十年平均分得分率看,学生的说话表现最好,聆听次之,朗读和拼音居中,最差的为普通话基础知识(判断)。

香港的大学生日常接触普通话机会仍然不多,普通话学习课时也十分有限,导致学生的普通话语言材料输入严重不足。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语言知识的学习与实际语言功能的发挥需要取得平衡。如果无法积累一定的词汇量、掌握基础语音知识、输入必要的实际语料,必定会限制学生普通话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语言学习的重点在于交际(Hymes,1972),学生不能只着重学习语言知识,而忽略语言的交际功用;两者必须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此外,过多采用小单位语料进行语言知识教学与测试,容易降低普通话学习兴趣,且不利于培养、展现学生的综合应用等高层级的语言能力(祝新华、黎秀薇,2009)。因此,我们建议,在中学毕业生已具备九年普通话学习基础的前提下,当前大学要尽量为学生创造更多使用普通话的语境,大幅增加普通话语料的输入,让他们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通过比较密集的接触,逐步巩固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等基础知识,同时提高学生的实际交际能力。(2)在学生能以普通话应付一般交际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普通话应用的内涵,强调地道和规范地使用普通话的能力,包括语音面貌的改善、大量口语词汇的掌握以及规范语法的使用等。这些应该在大学的普通话课程设计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 [参考文献]

- [1]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PRIDE J B, HOLMES J. Sociolinguistics [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269 ~ 293.
- [2] 安妮·安娜斯塔西,苏珊娜·厄比纳. 心理测验[M]. 缪小春,竺培梁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3] 陈瑞端,祝新华等. 小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C]. 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



- [4] 陈瑞端 祝新华等. 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C]. 香港: 中华书局, 2011.
- [5] 陈瑞端. 语言政策、普通话教学及评估[A]. 陈瑞端, 祝新华. 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C]. 香港: 中华书局, 2011.
- [6] 陈章太. “香港普通话水平考试(PSK)”在港通过专家审定[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 (1).
- [7] 韩玉华.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浅析香港人普通话中的词汇偏误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2007, (s1).
- [8] 何国祥. 独立科目, 跨越九七——香港普通话教学的发展[J]. 语言文字应用, 1997, (2).
- [9] 何国祥. 香港学生普通话语音错误类型及纠正方法[A]. 何国祥, 张本楠, 郭思豪, 郑崇楷, 张国松, 刘慧. 香港普通话科教学理论与实践[C]. 香港: 三联书店, 2005.
- [10] 林建平. 学生进行“自我评估”对普通话教与学的启示[J]. 普通话教研通讯, 1999, (8).
- [11] 刘泰和. 香港大学普通话课程在成绩测试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A]. 普通话水平测试论文集[C]. 香港: 香港普通话演习社、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1988.
- [12] 刘文采. 中学生普通话朗读的表现[A]. 陈瑞端 祝新华. 中学普通话水平考试研究[C]. 香港: 中华书局, 2011.
- [13] 罗 瑛. 香港地区大学普通话教学新探[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 [14] 欧阳汝颖. 香港普通话教育的过去、现况和未来(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主题讲辞)[A]. 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国际研讨会(2002)论文集[C]. 香港: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香港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 2003.
- [15] 宋欣桥. 香港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与发展[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07.
- [16] 香港教育署课程发展处. 香港普通话科课程及考试发展大事纪(暂拟)[A]. 集思广益——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普通话科课程[C]. 香港, 1997.
- [17]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香港中学会考历年报考情况及成绩统计[R/OL]. 2011a [2012-3-9]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CEE/Release\\_of\\_Results/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ceexamstat11\\_7.pdf](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CEE/Release_of_Results/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ceexamstat11_7.pdf).
- [18]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2011年香港中学会考考生在各科成绩的表现[R/OL]. 2011b [2012-3-9]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CEE/Release\\_of\\_Results/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ceexamstat11\\_5.pdf](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CEE/Release_of_Results/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ceexamstat11_5.pdf).
- [19]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 小学课程纲要: 普通话科(小一至小六)[M]. 香港: 教育署, 1997.
- [20] 余京辉. 港式中文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影响及培训策略[J]. 语言文字应用, 2007, (s1).
- [21] 张励妍. 从广州话声调看普通话学习者的语音错误类型[A]. 第九届粤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C/OL]. 2003 [2012-3-7] <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zhangliyan/zly02.htm>.
- [22] 郑定欧. 二论面向九七年的香港推普工作[A]. 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C]. 香港: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1995.
- [23] 祝新华, 黎秀薇. 香港初中普通话科测试内容、方式的分析与建议[J]. 基础教育学报, 2009, 18(1).